



程亚萍 著

卷帘清赏

陕西人民出版社

赏清帘卷

程亚萍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卷帘清赏 / 程亚萍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24 - 08170 - 1

I. 卷… II. 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1475 号

卷 帘 清 赏

编 著 者: 程亚萍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0.25 印张 4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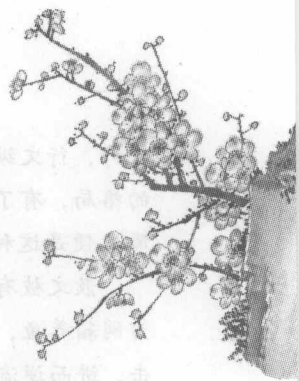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170 - 1

定 价: 40.00 元



折得梅花独自看

——序程亚萍的散文集《卷帘清赏》

京 夫

她写作，只为收获自己的心灵，让心灵保持一种宁静的天空。她不把收获示人。以为示人，便是已暴私密。之后，她成了一只网虫，有了自己的主页，在网上编织自己的一帘幽梦。这等于把五彩的梦，与人分享。于是有了跟帖，有了粉丝。一次次的私密乍泄，没有让她羞怯心悸，却博得同道者的欣赏与称道。她受到了鼓励。她于是倾听夜籁，捧读晨晖，手指在键盘上跳舞，

心花在网页上绽放，美文在屏幕上翻飞，如同春日的粉蝶，飞入知音者的窗口。于是有识珠之慧眼，便对她有所青睐，愿为她作嫁衣裳，她怀着忐忑的心，将自己几年来的心血盘点打整，遴选出八十余篇，准备付梓出版。小姑已经品尝过了，她的生花妙笔能否博得同道及广大读者首肯呢？她时有惴惴，心有阑珊。

她就是来自于商州的散文写手程亚萍。

诚然，散文是身心与自心的对话，收获与示人是自己的事，但就写作来说，终不能待字闺中。写作者以作品与读者交谈，这其实是写作者存在的一种理由。一味孤芳自赏，再好的花香，久而久之，也会让自己腻味。

我已过了对文学狂热的年龄，作为看家也轻易不为别人拍手。对于文字，虽经沧海，冷眼向洋。但读罢程亚萍的文字，我以为，她大可不必羞怯踟蹰着，以她眼下的文字与才情，她有足够的理由自信。

她虽然囿于商洛一所学校之一隅，职业是进修学校教师，但因为借助有现代传媒与科技手段，她并不孤陋寡闻，她有自己独有的文学天分，这天分不弱某些同行，且有自己的独到和优长。她博览群书，钟情史学及文学，对古典诗词及元曲有广泛的阅读和理解。这在同龄知识女性中，应当不多见。因此，她品散文不局限在卿卿我我，儿女情长，无病呻吟，为作新诗强作愁，她少有小女子气。她思想开阔，内容涉猎广泛。大到指点江山，评论历史，臧否人物，针砭时弊；小到天伦之乐，家长里短，婚丧嫁娶，草木盛衰，花开花落，云卷



文辞，行文纵横捭阖，思绪飞扬，不拘一格。从这一点说，已进入“大散文”的格局，有了初步的气象。比如《谢于绫花上的隋朝旧事》《一梦疏花逐轻风》便是这种文字。

散文被有些学者固定为“形散神不散”的文体。对散文的模式规范，尤为网箱养鱼，鱼便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肉。散文是流水激浪里的鱼，虽要搏击，进而逆流而上，但却是自由的，如鸟之于蓝天。但散文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必须用语言完成对于思想情感的表达，且表达尽量做到健康、向上、出新，达到与人交流沟通，益于世道人心，使人可以体味感知，也不可以自由到或者散到是兑了水的饮料，索然寡味，她必须有自己的品格。我以为除了思想内容，便是散文的诗性品格，而这种品格似乎更其值得珍重。古往今来，国际国内，大多精品、神品、诗性恐怕是十分重要的品格。诗性其神是散文的神性，灵魂，便是那不散的“神”。

程亚萍着诗如命，她的纤细事宜的情感是附着在诗上的，从她的散文里，可以察知，她熟读了古典诗词特别是对元曲已经到了痴迷的境界，许多曲词，已经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对词章如此，对如李渔等词人大家，更其崇拜到心仪神恋的程度。她的《数阙渔歌初歇》，便是对斯人斯文的倾情而歌，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由于有了古典诗词的童子功，她的散文既能大量引用，也能传情达意，没有生涩之感，而在行文时，也追求一种诗性美，读来颇能让人思索体味，也使她的散文集隽永流畅，寓于音韵感，使诗性弥漫在字里行间，平添了亮丽与文采。

但我是想说，程亚萍的散文，虽充满诗情画意，空灵隽永，细腻，多姿多彩，却显得不够沉厚扎实，有的篇什，情感如水之溢岸，未能让浮泛的思维，冷凝成一种思想，缺少了某种厚重，感情无法依托，不免有艳词丽字之嫌。这也许是求全责备了。

总之，程亚萍以她的八十多篇散文，给我们展示了她的文学才情与气象。这洋洋二十余万字的作品，让她在商洛这块文学沃土上脱颖而出，并以自己的独特面貌亮相。她的学养与才情，预示着她将以较大的文学潜力，迈向文学的新天地。我们通过读她这本集子，有理由对她的未来抱有更大的期望，希望她继续在网络上写作，并从虚拟的网络世界走向文学的广阔天地，把心灵向更大的世界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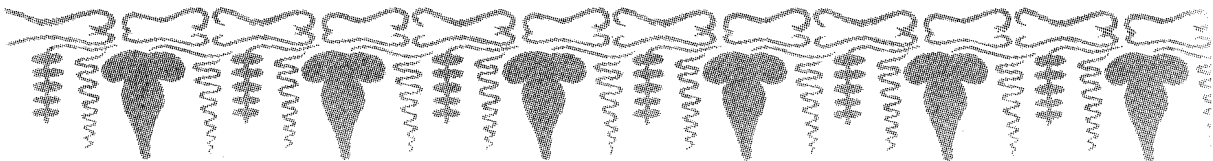
目 录

半轮明月一水间	(1)
奔跑的麦子	(8)
变数, 还隐约存在	(15)
遍舞青草得花香	(21)
脖子上的故事	(25)
池鱼之思	(30)
穿过黑暗的河流	(32)
窗	(38)
春横潇湘	(41)
纯粹的惊异	(44)
从北 到南 向西	(46)
弹破春色	(48)
淡风轻着嫩柳时	(51)
灯花零落后的身影	(53)
端阳端阳	(56)
粉墨一夕舒杨花	(59)
风起黄昏	(65)
风起绿波	(72)

风中的石竹花	(74)
隔墙的月色	(77)
忽闻春欲去	(80)
花儿你为什么这样红 ...	(82)
花事心语	(86)
怀玉香暖	(89)
蒹葭苍苍	(93)
今晨无雪	(95)
今夜 我细雨中的明月	(98)
惊疑鹤柳镇	(100)
卷帘清赏正芬芳	(107)
埋下眼睛	(110)
没有时间的空间	(113)
凝 翠	(116)
栖上枝头行走	(118)
潜在时间的溪边	(121)
青山隐隐	(123)
轻拂落英香阑珊	(126)
轻舟入画	(128)
清欢有味上梅梢	(130)

清晖欲揽 (133)
清澜依稀 (138)
清凉 (141)
请望着我的眼睛说出你的
 谎言 (144)
如烟似花 (147)
逝水沧浪流云外 ... (150)
数阅渔歌初歇 (153)
谁心灵的眼泪在飞
 (159)
思荷在野 (161)
思于清夜初漫的时刻
 (166)
溯流而上的时光 ... (168)
晚风相约的那个黄昏
 (172)
晚霞燃烧的山野 ... (175)
青春镜像 (179)
乡井声色 (189)
香阶又赏杏花雪 ... (196)
香影依依 (199)
宵深清晓醉明月 ... (203)
箫声里的季节 (205)
飘落绫花上的隋朝旧事
 (207)
心种植在母亲的花园
 (213)
袖上落花 (221)
烟雨桃花 (223)

夜色走过流动的街 (226)
一朵花里的秋天 (228)
一架蔷薇小路东 (230)
思绪飞过篱墙去 (240)
小鸟一路走来 (243)
往事谈笑间 (246)
一袖凉风静幽窗 (251)
翼过沧海 (短章) ... (254)
有风吹起 (258)
有雪盈窗飘过流年的花香
 (261)
雨舞 (266)
浴暮 (271)
元夜 (273)
月溶浅影 (274)
月里穿柳采芹去 (276)
折得梅花独自看 (279)
枕上听涛 (281)
追光 2398 (284)
昨夜我枕在翅膀上飞行
 (288)
休闲休闲 (291)
漫步金凤山 (294)
草一样的女子 (298)
湖边记忆 (302)
晨曦飘香 (305)
写于文末 (309)
跋：春读程亚萍
 孔 明 (314)



半轮明月一水间

蝉如夏天唯一的种子飞向秋天，日子匆匆收获了季节，蟋蟀吹着口哨蹦蹦跳跳来到窗前。妈妈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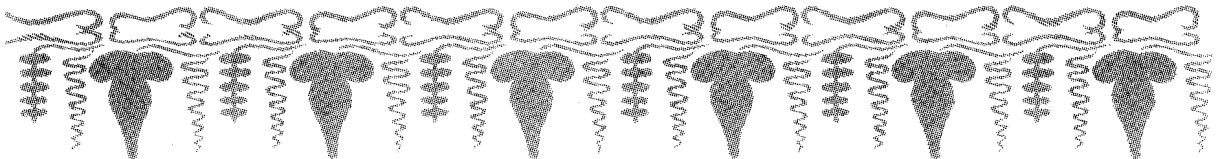
“去采几只青麻铃铃来”。

一个穿小花裙子的女孩来到门前不远的那一带湖边，五六只水蚁正悠闲地在水上散步，骤然被惊，它们发丝一般纤细的脚踩着微微的波浪，在水上童话一般地奔走。女孩没等想好先抓那只，它们可真聪明，迅速滑过水的鳞片，像捉迷藏一样四散。晚上它们也捉迷藏吗？月光是不是它们玩耍时的灯盏？鸟儿啾啾，鸟群碾碎最后几朵夕阳，一串追逐的脚印沿湖畔向前，天籁般的静谧中，来不及等待明日阳光的一两只豆荚劈啪炸响，一阵草木淡淡的清香袭来，眼前顿时菱花千朵，心灵瞬间被纯粹的美和圣洁深深打动，她站在月轮隐隐出现的湖岸上一动不动。

菱花清纯，菱枝娇弱，菱角暗绿褐黄如别致的铃铛，半隐半藏着轻舞在绿叶下面，那些雪白的花朵绽放出月色一样透明的狂喜，伸出水面柔嫩的青翠枝条，纷纷挥动一片片三角形、小手一样的叶子，不知是召唤还是挥别。悄悄走上前去，脚步轻柔得像只小猫，菱花纷纷簪了满头，湖水里一双清澈的眼睛笑成了菱花的模样。仿佛一眨眼的工夫，风清露白，月明星稀，扔下一怀菱花，穿过没过头顶的一丛丛三棱草，奔向那几棵高大的青麻。

秋虫兀自浅吟，悠闲舒缓的韵律掠过，曲径深深，清芬如雾，琴音激越，仿佛忽远忽近的天籁在漫延。踮起脚尖，一位少年在菱花洲上拉琴，小提琴高亢而颤动的音色在暮霭迷蒙的晚风中飘舞，她听见了月光撞击在琴弦上的声音。琴声戛然而止，他不经意地一回头，琴在肩上，弓随手垂落下来，一个转





身，他微笑着问：

“好听吗？”

“好听！”

她迅速摘了几粒青麻籽，小鹿一样朝家方向跑去。那位少年她认识，就住在湖那边的马家巷。从最近的小路奔上一条稍微僻静的小街，一转弯，左边就是马家巷。

马家巷是一条小巷，并非幽深狭长，说穿了，它只是一条短小胡同而已。经过此巷时候，留意地朝巷中望了望，巷口一盏昏黄的路灯斜射去半巷光明，黑暗中并没有人走出来，只闻得阵阵香甜的气息从巷中飘散出来。想起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巷中竟出了一位娘娘，而那香喷喷的味道却催她飞快回家。

菱花窗里，妈妈坐在梳妆台前，梳子悠长地划过她乌亮的头发。是爸爸今天晚上回来吗？她想。

“妈妈，采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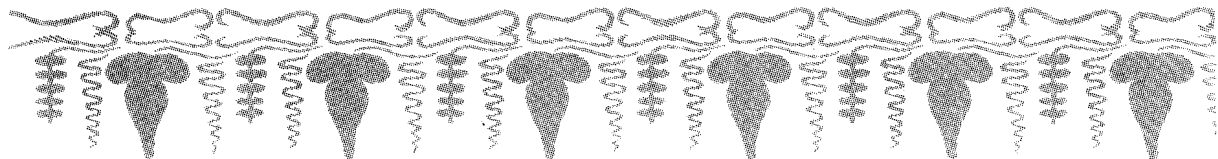
上气不接下气地坐到门墩上，妈妈一掀门帘出来，笑吟吟地在她眉心点了一下：“又跑哪儿玩了这么久？青麻也该再结出一茬来了。看看，可都凉得过秦岭了。”妈妈指着案上一个个月饼，她抓起一个就要吃，妈妈拍了一下那只染绿的小手，拣了只最饱满的青麻籽，蘸上酡酡的桃红，一个饼上按了两下。两只风车轮一样的花朵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像个不落的太阳照耀和温暖了那个秋天的夜晚。

真馋人！她抓起一个撒腿就跑。妈妈在身后笑道：“哎，快回来，还没洗手呢。”一溜烟跑出家门，心里还惦记着那个马娘娘。

故乡的小巷真多，小巷的故事比它们的名称还要多。有两个故事中的两条巷子最是难忘：一个是仁义巷，再一个就是这马家巷。

听奶奶说，李自成从北平城里兵败，一路败退来到此地，在此习兵囤粮准备东山再起。一日，他从湖边经过，一位身着桃红衣裙的女子在湖边浣衣。那是一个秋末的正午，艳阳高照，那女子洗完衣服从柳荫里出来，用手背轻轻凉了凉额头，挽起小篮，绕湖东行。她的背影纤柔秀美，湖边是娇花照水，湖岸上弱柳扶风。李自成低头思虑着军中之事，心里一阵紧迫，脚下不由大步流星地一路向前。眼前一朵红云，他一惊，猛地收住步子，是位女子。小女子年若二八光景，桃红的衣裙还有那微微一惊后的面若桃花，一泓秋水般的眼睛，盈





盈地波光闪烁。他埋头继续前行，却暗暗吸了口气。此地古有人间胜景之称，曾吸引了无数古今高士、名流。先有四皓避秦，再有历代诗人、包括李杜、白居易等，曾都慕名而往。特别是那座鸡冠山，传说此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因此选择了这里。名不虚传！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军队疯狂撤退到河南，眼看到达两省交界的西峡县。可惜，他们还没挨着陕西一根寒毛就投降了。这是后话，李自成自然不会知晓，所以，此处按下不表。他心中不禁赞叹：果然是山好水好女儿娇啊。半世风雨，多年转战，北上南下，他曾阅美女无数，而这个女子实在动人。他依然心无旁骛地继续前行，只听她嘻嘻一笑说：“我知道你！”他诧异地一回头，她像东风里一朵翩然盛开的桃花……

之后的情节无法详尽，相传马氏以诗礼传家，又是本城有名的盐商，家风自然开明一些，这女子也因此见过一些场面。她于那年冬月与李自成完婚，婚后一年多，李再次兵退湖北时，由于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加上她自幼儿体质虚弱，天妒红颜，不幸于湖北地界因病辞世。快马来报，整个巷中哭声一片。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加上交通不便，路途遥远，马家忍痛割舍骨肉，可惜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却不知香魂他乡。唉，委实可叹！

小女孩还没有想到要为她叹息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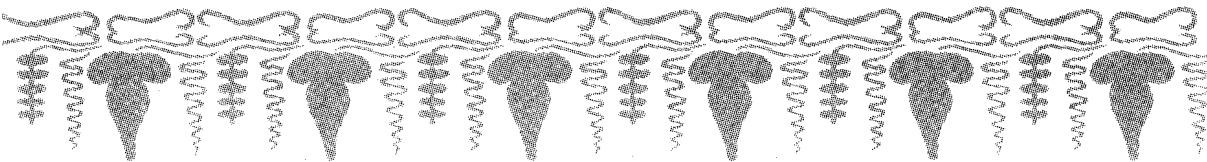
“红！”

红匆匆跑了出来，手中拿一个绿中带黄的橘子，一溜皮剥到了根，他停在面前，那溜皮还不住地颤悠。掰了一半给她：“我姑父出差带回来的。”那时北方的橘子也算得上珍贵了。

橘子很酸，心里却甜。愁眉苦脸吃着橘子的表情一直延续到陈沉家门口。他们在她家窗下踩了地基上露出一线砖棱，叩了窗纸雪白的窗棂，里面沉重的呻吟，一声，接着又是一声。那是陈沉的妈妈，她是附近一个生产队连年的劳动模范。

年前的一个晚上，小女孩跟陈沉去她的学校，操场上灯火通明，正赶上年终分红前的颁奖。陈沉的妈妈作为唯一的女性和几位男社员站在主席台前，黄灿灿的灯光下，她两条不长的细辫子垂在胸前，没有刘海，辫得很紧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中间那条发际线豁然开朗。台上在宣布她挣的工分数目比许多男劳力还要高时，台下一阵掌声，她那双细长的眼睛微笑中更显细长。陈沉拉着小女孩挤出人群，在僻静的一角告诉她：“包工活挣的工分多，我妈从工地回到家，每次都要先喝上四粒止痛片，还要呻吟一整夜呢，我好心疼。”





“噢！”

陈沉妈有气无力地问：“谁呀？”

“阿姨，陈沉在吗？”他们赶紧跳了下去。

“到街口给我买药去了。”

“一定是止痛片！”悄悄一交头接耳，不远处，陈沉低头走来。

“你妈妈给你做月饼了吗？”小女孩问。

“我姑父还从南方带了橘子，你不信问她。”红自豪地说。

“我信。我爸爸又出差了，我妈做不了，下午我们家没做米饭，我吃的是中午的剩饭”。

陈沉低下头，三人默默来到她家门口，她给妈妈吃了药，一道出来。

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刚到阿昌家的墙根那儿，微弱的灯光下，红在墙上抠了一粒土，说：

“你们谁敢吃？”他有点得意地大嚼起来。

“那，能吃吗？”

“能，香着呢！”

他又抠下些送进嘴里，说：“我肚子里想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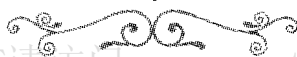
小女孩想起爷爷说过的烟土。那东西大概也是用土做成的吧，是不是真的很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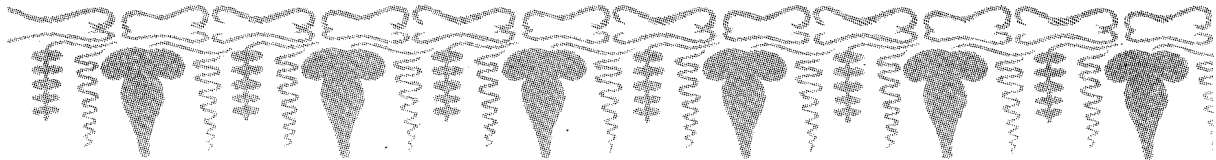
阿昌家两个房间的灯都亮着，他又在读什么书吧？那是一个个子矮矮的男生，上课的时候他就坐在她的前排。那是一个给同桌把三国、水浒讲得滚瓜烂熟而对其余的人来说，他最令人无法改变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的男孩。

月光爬上邻家的屋顶，静静照耀在阿昌家门前那一大片太阳花上。那一天，五颜六色的花儿迟迟不肯收起它们的花朵。他们悄悄采了几朵花儿从他门前溜走了，没有谁叫阿昌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拣来的有娘无爹的野孩子，而他现在这个家里的爷爷上过黄埔军校，也听说他曾经扫过多年的街道。因此，他们家没有人去串门，也从来没有哪个孩子要和阿昌玩。

走不多远，前面就是仁义巷。

这是全城最窄的一条土巷，虽然逼仄，只有它，却唯一把正街和背街揽于指掌之间。“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因此一诗，此巷为两家各让三尺而成。巷中两旁屋宇俨然，哪家是





张家故里呢？没及细想，人已经跑出巷外。

“陈沉，快点！”

一阵狂奔，气喘吁吁地拉着陈沉跑到大槐树下，心还在扑扑通通直跳。陈沉弯下腰去，站起时拣起一枚铜钱，说，太薄了，又丢在地上。

曹春的病又犯了，远处的曹家大院传来他大声歌唱般的声音：“唛——唛——唛——唛——唛——唛——唛，谁把我曹家的金猪娃拿去了啊。”一遍又一遍，几乎完全重复的声音从紧咬的牙关里挤压出来，带着战栗和孤独无助的凄厉。

这曹家大院背对大路，一墙沉郁的墨绿中，繁盛的小药瓜探头探脑，像一种奇迹与隐秘的存在，神秘着某些不能解释的事物。这里曾是四代探花及第的府院，如今院中住着母子二人，曹春三世单传，已经三十多岁了。他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位名医，二十九岁那年突然身亡，传说留下攒了几格子板柜的铜钱。那两扇灰沉沉的大门好像从来没有开启过，院内除过太阳、月亮的造访之外，偶尔回应的，只有曹春的“唛——唛——唛——唛——唛——唛——唛——唛……”的声音和那座阴森森的庭院里同样阴森森地爬满青藤的高墙。

真想壮壮胆子，乘着月光去那院中看看。小女孩想。

又是谁在嘤嘤哭泣。

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围住她，听她哭泣着说出那句话，她们简直诧异极了；她还在伤心抽泣，半天又说了一句，她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怎么能不伤心呢，这好端端、平白无辜地就怀了别人的孩子，而且那人什么模样她也没看清。

年龄稍长的那个姐姐为她擦了眼泪，把她疼爱地拥到怀中：“傻丫头，哪儿会呢，没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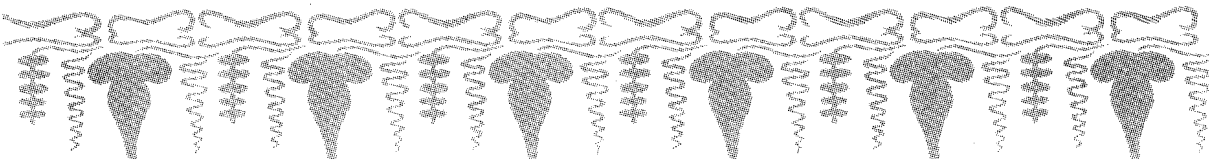
她们又笑，那位姐姐对她们说：“还不回家准备莲花灯，放灯的时间快到了。”女孩叫杨蛋，她们俩一起坐在长凳上，越来越低地说着什么。那悄悄话大概只有月亮能够听见。

杨蛋肯定、但语气不再坚决地说：“那男人真的撞了我！”

月亮笑了，笑出了满脸阴暗的皱纹，奶奶说那是月亮上漫山遍野的桂花树，结满了整树整树甜丝丝的桂花，酿出的桂花酒呀好香好香呢。

“到底有多香呢？”





“光那酒缸上的露水洒下来，你闻，那稻花、豆花、芝麻花，它们是不是很香呢？”

“噢。”她顿了一下又问，“奶奶，你说，那桂花酒到底有多香呢？”

……

他们这才想起自己也没有拿荷花灯，决定原路返回。路过红的家时，他说，我们家那棵石榴树结了好多石榴呢。小女孩说，我们家那树比你们家的还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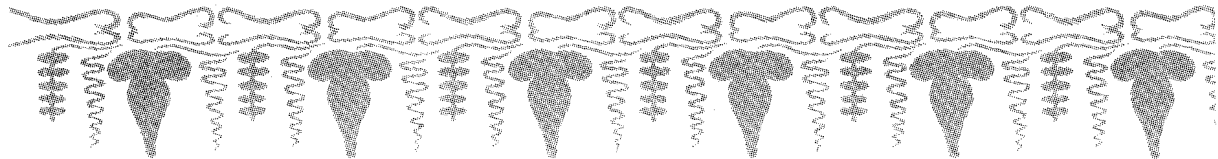
“先偷我们家的吧？”她说。

“先偷我们家的！”红不容商量地径直向前走了。到了他家门口，他蹑手蹑脚“偷”来荷花灯，还有两个橘子，往她们手里一塞，又蹑手蹑脚进屋去了。只听扑里扑通石榴落地的声音，红的爸爸大喊一声：“谁？”红一着急，在地上一阵乱摸，摸起两个石榴以百米速度冲出家门，他们一起落到路那边的一处黑暗里，红的爸爸在院中搜查了一遍，当然没有任何发现。他追出门来，四下里看了又看，整条路上不见一个人影，他喃喃地说：“奇怪，这可真是奇怪了。”他在那边念叨的时候，他们捂住嘴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三人大笑了一回，小女孩和陈沉突然拦在红面前加重鼻音说：“奇怪，这可真是奇怪了！”

笑声震碎了月光，满地都是白花花的。

荷花灯飘荡在一湖秋波之上的时候，那种轻盈的迷惑仿佛伊人一笑，万花飞落，恍惚梦回故乡的那年那月那日。晚风飘起丝丝长发，飘不出比它更悠长和茂密的故乡的记忆。那一片菱花洲还在吗？它会不会和那个拉琴的少年一样不知所终？他曾居住在马家巷，但并不姓马，后来的马家巷里只有一户以耕读为生的马姓人家。那个八月十五，爸爸到底没能回家。陈沉的妈妈终因腰椎痼疾已卧床多年。后来才知道，红那么喜欢吃土是肚子里面有了蛔虫。他一直没有吃到烟土，却吸了毒。虽然吃土和烟土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有时，在某个花园的角落猛地就看见了太阳花，由此迅速想到，阿昌已经长大。他考上了上海一所著名院校，毕业就留在了那里。每每走进一个狭窄的小巷，就想起故乡那条不知被称了多少年的仁义巷，我知道关于那条小巷更确切的故事已经约定俗成，我依然坚信这条依旧裸露着泥土容颜的巷子就是最古老的那条。陈沉好些年没有联系了。曹春死了，是在又一个中秋之夜甩开母亲枯瘦如柴的手唱着跑出家门的，第二天，人们发现他俯身躺在城南那条不深的溪水里。杨蛋去了省城工作，她现在的名字叫杨丹。一年后，她再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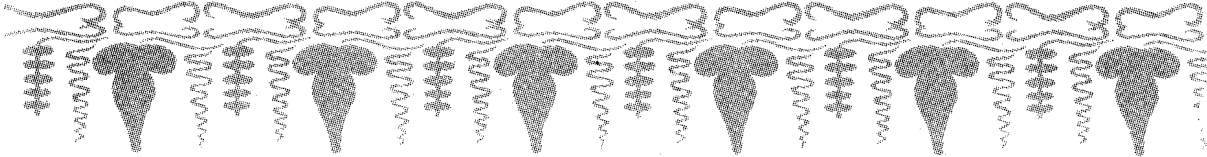


丰盈美丽的大姑娘了。听说她小时候总流鼻涕，鼻子下面一直是嫩红的颜色，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火红的石榴、黄绿的橘子，还有妈妈做的香甜的月饼氤染着甜美的中秋记忆。那桂花酒到底有多香呢？现在，依然不知道。

今夜伫立在凉风习习的湖畔，湖里荷灯百盏，月亮好亮好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只剩下一半；另一半是落在故乡的湖水里了吧，湖边那条小路上蹦蹦跳跳走来的那个穿小花裙子的女孩，我认出，那就是幼年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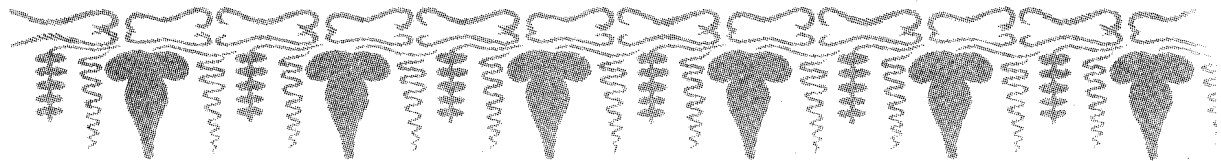
奔跑的麦子

大地空旷，显现白云和雪花的回忆，把一片辽阔的宁静给我。放牧白云，透过雪花张望，原野上开不尽素净微行的白色野花，漫天繁星一般，像无数星光，闪烁生命的痕迹，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很远的地方去，散落得满地都是。

静悄悄的野花，奔走到我脚边，一些生活的意想陡然凸显。收割后的原野，可以盈掬而起的麦香，麦子的歌唱在尘烟滚滚里四起飞扬，柔软下去又鼓胀得跟小山一样的麦草堆。不上炉邸微黄浓烈的麦子酒一饮而尽。菟根火、黑陶碗、煮沸山边清泉泐滚滚的头遍绿茶，沸水注入它的身体，碧翠的茶叶藏满整整一春的风和日丽，潜伏守候的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花团锦簇、热气腾腾、跟炉中的炭火一样红红火火，滚烫热烈。这家起了新瓦房，那家娶了新媳妇，隔壁的人家昨天晚上添丁进口，哪家的闺女明天就要出嫁……

“快看，送硬的来了！”一直在门口玩耍等待的孩子们，有个眼尖腿快，转身跑进里屋这么一喊，一屋子人，忙乱了一屋子半。门里门外的亲朋好友早就等急了，而新郎还在远远的小路上，红灯笼一跳一跳，像是逐渐靠拢的一颗心，一点点明了，直到透明炽热得可以捧在手上。这不，嫁娶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来临了。

蜿蜒熟知的小路，暮色中一盏红红的灯笼。送硬的队伍一行六至八人、最多十人左右。只见新郎挑了满满当当一担“圆子”，盛满新娘明天要穿的嫁衣鞋袜，“离娘钱”就悄悄地躺在这两个柳条大笼的某个角落，十二个离娘馍放在两边圆子的最上面，用新枕巾盖了。他们说说笑笑，一段并不很近的路程，



好像还没记得怎么走，就到达了。抬头一望，一座座金山似的麦草堆旁的场院上，甜蜜和欢乐在暮色中弥漫。人们眺望着，议论着，倾听着，欢笑着。孩子们在人缝里猫着腰追逐嬉戏，一不留神踩了谁脚，“这碎鬼！”在他的屁股上轻拍一巴掌，那孩子一笑，便鱼儿一般隐到了人群的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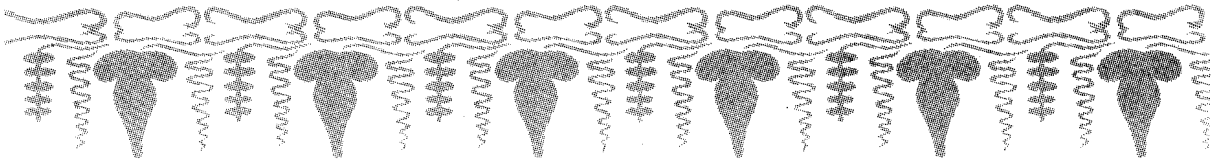
青烟袅袅，劈里啪啦好一阵清脆的鞭炮声。袅袅青烟里，新郎、伴郎、伴娘以及他的几个铁哥们入了正屋。那一满担的物什就放在堂前最显眼的地方，新郎和他的同伴早被请入等待已久的席间，那圆子上的枕巾一次次被揭开，一双双手把一件件衣物拿起，端详很久又放下。赞叹的、向往的，高了辈分的姑姑、姨姨、婶子们，后悔自己生得太早，没能赶上这好时月。

有人悄悄问“送硬”的来历。被称做“陪女婿”的伴郎和妻子，因了儿女双全，婚姻美满，且又能言善辩才特意派来，俗称“引媳子的”，全权负责两家嫁娶中的意见沟通和答疑解惑诸事；现在，他思谋良久，摇头不知。不知倒罢了，今天说什么可不能让他轻易摇头。不等他摇头，伴娘灵机一动，笑得跟朵花儿似的说：“兴许老辈的新媳妇多是咱庄户人家的闺女，都穿浆洗的粗布衣裳，上轿衣裳全上了浆水，这么一送就叫开了吧。”这个解释使人信服得——点头。桌下，伴娘的脚轻轻碰了一下丈夫，丈夫及满桌的人都满意地笑了，笑声中他少不了给妻子一个赞许的目光。夏收后的人们，连笑声里都带着日头的颜色，欢笑的脸上溢着一层兴高采烈的黑红。于是，夏天一样热乎乎、火辣辣的日子，就常年住进他们心里。淤积的沉默，从躯体中挣脱出来，畅快的表达欢声雷动，纵情为声声粗犷的酒令，擦过广袤的原野。

微风送来花草树木的阵阵清香，还有麦子在风里扬场的气息。两颗心偶尔隔门相望，一道无形的火花闪烁，难以言传的幸福，仿佛有毕毕剥剥碰撞的轻响，被淹没在那年那月那日的那个夜晚，静静地，悄悄地。

最静的是这位待嫁的清淑的女儿了。她上前见过明日将要带她归去的人们，简单的问候、羞涩得为大家斟酒。娘早就吩咐过了，今天喝酒，酒不单行，一定要让喝个满满的双杯。酒一杯一杯双手敬上，伴娘如邻家姐姐，好像熟识她很久很久了。她叫她“嫂子”，嫂子问长问短，关爱有加。末了，伴娘指着新郎说：“他还没喝呀。”她更羞涩地为他也满斟一杯，望着他喝下去，再斟一杯。他憨憨地望着她笑，一饮而尽。他喝完了，她感觉自己像是微微地醉了，心里一阵发热，要不就是这麦收后的天气真的热了呢。一幅青山雨水的





模样就面若桃花地逃回自己房里，房中等待的尽是闺中密友、姐妹、表姐妹，顿时，鹊起的笑声似这初夏青绿浓密的细叶，覆盖了屋宇的天空。夜深了，那些笑声渐渐坠入土地，被种在夜色里，植入生命的田壤。

新郎一行踏月而归，伴娘连夸这家长辈贤惠。刚才一路，他们还担心老人家会嫌离娘钱少而不乐意，没想到，这象征性的财礼岳父母还推辞了半天。伴娘为此藏在舌尖下的话也只有放心地咽进肚里。

夜很静，蜿蜒的山路上，她的笑声回荡，盖过偶尔一半声清夜里鸟的啼鸣。她的兴致丝毫未减，又说起某次送硬的事。她把两千元的红包交到那位岳父手中，没多时，那岳父把她叫到一边说：“这孩子，我平时把他稀罕得跟个啥似的。你说，他怎么就这么不醒事呢？”一连重复好几遍。她懂他的意思，无非是嫌钱少了，爽朗地一笑，拉他坐下：“叔，他可孝顺了，刚才路上还惦记着这以后家里少了口人婢子会更劳累。先这样吧，他以后肯定会好好孝顺您的。您多年在城里工作，人进了城，思想肯定没摻在咱乡下，呵呵，得是？！”那位岳父迟疑了一下，点头，也爽快地笑了。她也笑。

笑声渐悄，各自想着明天的事，相互提着醒。睡吧，明天还有好些事要做。各自散去。

她怎么也睡不着，一颗待嫁女儿心，一段足够她回味一生并被她拥有的恋情。朦胧而恍惚的睡意，生命原力激荡，一切让生命尽情任性、蓬勃生动的舞动，强劲有力的表达，如一阵排山倒海的力量将她击倒。她倒下去，原野无际，仿佛一野滚滚金浪在烈日的炙烤中，雪亮镰口上一季待收的麦子，在挥汗如雨中倒下、倒下……

一片喝彩声中他们手牵手双双同时入了洞房。结婚仪式结束的瞬间，各方有人将他们推了一把，谁先跑入洞房，就是将来主持家事的“掌柜的”。推他们的人不免有点小小的失望；算不得什么，转而为这对新人一开始的默契而大声欢呼。

“哎，谁招呼钉门帘哩？”主事的老者一发问，立刻有人应了。

新娘的弟弟站在端来的板凳上，在姐姐的卧房门框上钉钉子。今天除了他

